

现代小说： 叙事形态与 人本价值思想

吴效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207.42/42

2008

现代小说： 叙事形态与 人本价值思想

吴效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小说：叙述形态与人本价值思想/吴效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

ISBN 978 - 7 - 5004 - 7004 - 5

I. 现… II. 吴…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851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王华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因交际需要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说明、对话等。不同的文学样式主要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落实到不同的文学样式，实际上就是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艺术，例如人们常说诗歌是“抒情”的艺术，剧本是“对话”的艺术。小说基本采用的是叙述，如何叙述，可以根本性地决定小说的艺术含量，甚至决定小说的内容性质。华莱士·马丁说：“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述视角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① 这里说的仅仅是叙述视角的

^①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功能，就小说文体而言，正是叙述创造了它的艺术个性。小说是叙述的艺术。

叙述，是一种信息的动态展示过程。从中介角度着眼，它可以分为语言的与非语言的，非语言的叙述形式有如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图像、模型、实物展示、音乐行进等。语言的叙述，即叙说、陈述，就是用语言将对象予以展示。从语体角度着眼，语言叙述可分为口头叙述与书面叙述。口头叙述形成一种直接的话语活动，讲述者和接收者共处于一个语言环境。书面叙述是一种间接交流，异时交流，作者所要表达的一切都诉诸阅读文本。从符号学来说，口头叙述中的“每一个单符都是一个独立的形符”，每次叙述“都是非重复性的，是难率符号”。这不仅因为讲述中同时伴以直接表演和动作，而且每次的讲述都有特定的现场环境，并总会有临场发挥，不可能照本宣科。书面叙述中的“许多单符属于同一形符，它是可重复的，是易率符号”；在书面叙述中，“一切临场表演因素都被舍弃了”。“我们不可能多次涉足于同一河流，或听同一场书，我们却能多次读同一本书。不仅同一版本的各印本，即使是不同版本，只要文字没变，还是同一文本。”^①对书面叙述，读者可以随意翻阅，自由选择阅读内容和阅读节奏，并凭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去创造性地理解文本。

书面叙述又可以分为日常叙述和艺术叙述两大类。日常叙述的目的是传达真实信息，展示真实的对象，是一种真实的叙述。实验报告、调查报告、法院起诉书、新闻报道等都是日常叙述。艺术叙述是一种虚拟叙述，有叙述意义却并无叙述对象。卡夫卡《变形记》开首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

^①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03页。



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句叙述显然是虚拟的，自然有叙述意义，它们构成了这句话的能指，但却没有所指，世界上没有存在过“格里高尔·萨姆沙”，也不曾发生过人变成甲虫的事情。艺术叙述的对象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存在，是一种虚拟性的存在，而不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叙述的目的不是为了传达现实信息，而是指向叙述意义自身，以强烈地感染读者，最大限度地刺激读者的联想、想象和感悟。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叙述符号具有自指性，通过符号的自指性而加强能指优势，实现意义的无限衍生。^①正因为艺术叙述具有加强能指优势的自指性特点，所以，艺术叙述特别注重自身的形象塑造以及叙述方式，特别讲究叙述的艺术。

小说是最典型的艺术叙述，从这一文体的酝酿萌芽以至发展成熟，叙述艺术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特定的叙述艺术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艺术个性。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说批评的核心是人物和情节，然而，人物和情节虽然是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却不是小说文体独具的要素，其他一些艺术样式也有人物和情节，故以人物和情节为小说的批评核心，容易导致放弃文体特征而直接谈论作品内容，忽视小说的艺术个性。事实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就在于它的故事的叙述。叙述是小说存在的前提，是小说成为现实的唯一手段。

叙事学的发展已有近百年，西方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地建立了一门叙事学科。西方叙事学的主要学科有：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它是叙事学的基础；二是俄国形式主义者雅格布森、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文学的“文学性”和“陌生化”的

^① 参见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三章 符号学文学理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学说、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三是托多洛夫、巴尔特、热奈特、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四是马丁、查特曼、布斯的叙事学和小说修辞学；五是J. 希利斯·米勒等人的解构主义叙事学。这些理论大师们以各自的研究，共同建立了一门富有活力的叙事学，为小说文本的形式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但是，首先，西方叙事研究的对象虽然主要是小说，却常常泛化为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包括了神话、故事、戏剧、叙事诗，有些叙事研究还进入了一切实指的话语活动领域，包括社会历史、新闻报道、调查报告、文字档案等，如巴尔特所说，叙事可以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固定或活动的图像、手势以及所有这一切井然有序的混合体来表现；它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图画、玻璃彩绘、电影、连环画、社会新闻、交谈之中。其次，西方叙事学的有些流派如结构主义接受语言学的影响，对叙事文本进行机械式割裂式分析，而忽视对叙事文本通过艺术形式必然的表现出来的意蕴的把握。正是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些西方学者将叙事文本的研究又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

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目光投向了叙事学，90年代兴起了叙事学热。我国叙事研究除了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叙事理论外，也注意了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应用和发挥，并开展了结合我国的语言、文化以及叙事文学创作实际建立富有特色的叙事理论的工作，出现了多本叙事学专著，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罗纲的《叙事学导论》、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南帆的《文学的维度》、孟悦的《历史与叙事》、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研究》、董小玉的《叙述学》。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





叙事理论的阐述。

叙事学的发展使叙事批评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视角和方法。但是,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如上所述,叙事学研究针对的是所有叙事作品,然而在叙事作品或者叙事文学作品中,各种文体肯定各有自己的特性,小说当然有其个性,而一般泛泛地研究叙事问题就可能忽视各种叙事文体的个性。另外,叙事研究往往从一定的侧面切入叙事问题,比较多的切入点是话语与故事的关系、话语的视角、语式、语态、叙述模式、叙述者等。就一种叙事文本来说,叙事指的就是这个精神产品生产除了积累素材的准备阶段而外的“制作”阶段,或曰“成品”阶段的全过程,这个“成品”阶段是一个动态过程,或者说叙事本身是精神创造行为,对这个精神创造行为中所涉及的主体复杂的心理思维活动不予以关注,就难以把叙事问题说清楚。还有一个问题,叙事研究往往专注于叙事话语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叙事文本中包含着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理想诉求以及社会生活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割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①,这也就无法全面说清楚叙事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如何专门化地就现代小说进行较全面的叙事学考察就是我注意的一个领域,在这一领域内我把现代小说的叙述形态与人本价值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的问题背景下来思考现代小说,我发现:

第一,在小说中,叙述者是最先出场的一个纸面的人物,是他把作者和人物以及读者联系起来,共处于一个话语环境中展开对话和交流;叙述视角体现叙述者看取、讲述、陈述和评

^① 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总序》,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价人物、故事的角度和距离，决定着人物和故事以何种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叙述时空是小说的叙述坐标，它负载着所有的人、事、物、景和人物的心理意识；叙述结构是叙述的各个单元之间的组合方式，它把人物外在活动、心理意识活动的片断和情节的片断联结、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叙述整体。叙述层次是叙述过程中形成的叙述组成部分的层位划分和次第排列，不同的叙述层次具有不同的叙述审美功能；叙述语言是建构叙述大厦的物质材料，是传达全部艺术信息的基本手段；全部叙述是一个依循规律的有节奏的运动过程，显示出无限的节奏韵律魅力；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主体人格的不同，使叙述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不同的叙述风格构成了小说叙述艺术的千姿百态。小说作品，就是叙述中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叙述层次、叙述语言、叙述节奏、叙述风格等多种艺术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这个完整和谐的统一体，是由作者在感受能力、想象能力、语言传达能力等多种能力的支持下，在理性的规约下，在外在的或内在的触媒刺激下，在需要的导引和情感的推动下展开叙述而完成的。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较，小说的这些艺术因素及其内在的有机运作和统一，就是小说艺术个性的根本所在。

第二，现代小说在叙述中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叙述结构、叙述层次、叙述节奏、叙述语言以及叙述风格等方面不仅具有不同于古典小说的特点，而且也有与其他现代叙事文学品种不同的特点，这是叙事研究进一步深化时应认真加以考虑的。

第三，不同流派、不同作家的小说，由于各种内外条件的不同，包括作家的教养、经历、生活、思想、追求、心理情感以及叙述的动机、题材、方法等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叙述



形态，而对于不同流派和作家的小说因不同的叙述构成因素而形成的不同叙述形态的把握，正是把握不同流派和不同作家小说整体精神品质和艺术特点的宏观视角和有效途径。

第四，不同的叙述形态中包含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对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来说，深厚的人本价值思想是其鲜明的特点，而不同作家的不同叙述形态中包含的人本价值思想的内涵又是不同的。这些作家作品热情、执著、坚定的人本价值诉求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现以及阐释就使叙事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得以深入一步，使经典作家作品与当下生活的对话找到了一条途径。本书就在上述题域内展开，对现代小说叙述形态的构成因素和现代中国几位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形态以及20世纪90年的小说叙述形态进行讨论。

作者简介

吴效刚，男，生于1956年，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求索》、《学海》、《人文杂志》、《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师大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有《小说叙述艺术论》、《现代应用文体写作概论》、《现代广告文稿写作》等专著，合编《世纪明眸》等书，先后获得省、厅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厅级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多项。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论述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形态问题。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中国现代小说叙述形态成因论，对中国现代小说叙述形态的构成因素及其审美特点进行分析。下篇为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形态论，在对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形态和其中包含的人本价值思想进行总论的同时，分别论述了几位经典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和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叙述形态特点以及其中包含的人本价值思想。

责任编辑：曲弘梅

封面设计：王 华

目 录

绪论	(1)
----------	-----

上篇 现代小说叙述形态成因论

第一章 叙述者的特质	(3)
第二章 视角的多元组合	(14)
第三章 时空感觉的获得	(31)
第四章 叙述结构的类型	(55)
第五章 层次与节奏的构成	(83)
第六章 叙述语言的情绪化	(102)
第七章 叙述风格	(118)
第八章 叙述展开和规约	(134)



目 录

下篇 现代中国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形态论

第九章 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小说叙述形态与 人本价值思想	(173)
第十章 鲁迅小说——悲愤启蒙与人文关怀	(187)
第十一章 张爱玲小说——苍凉感悟与多样性	(202)
第十二章 沈从文小说——伤怀善美与感性—伦理 人本价值思想	(214)
第十三章 伤怀善美中的叩问和凝眸 ——沈从文小说叙述形态再阐释	(227)
第十四章 老舍小说——怅恨世情与文化批判之真义	(242)
第十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小说的叙述形态	(276)
附篇 “不平衡关系”与艺术的特性	(287)
参考书目	(298)
后记	(306)

上 篇

现代小说叙述形态成因论

第一章 叙述者的特质

一 叙述者

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由作者创造的，没有作者，就没有小说的产生。但是，随着现代小说在从旧小说的脱胎中虚拟性的增强，现代小说故事的讲述者成为一个虚拟的说话人，这个说话人不是作者，不是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在假定性情境中编撰和讲故事的人。这样，在现代小说中，作者与文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纸面的中介人物——叙述者，小说就是由这个叙述者叙述的。现代符号学发现了现代小说行文展开中的这个秘密，揭示了一篇小说是由叙述者讲给叙述接受者的，作者和读者仅仅是偷偷参与了他们之间的讲故